

民情笔记

群众路线特别报道

编者按

每年9月,新疆数以万顷待采摘的棉花吸引全国的采棉大军前往“淘金”,上演着声势浩大的季节性劳务输送。两个月的收获季,采棉工从早到晚在棉田里重复同样的动作——弯腰90度以上,拾棉花。

9月初,本报记者跟随我省的两千多名采棉工,沿陇海线入疆,记录他们在八千里外的土地上演绎的艰辛故事。



采棉工披星戴月地劳作,每晚都带回来沉甸甸的喜悦。

两千采棉工远赴异乡,忙俩月能挣上万 八千里进疆采棉

有人说他们像候鸟一样,满怀希望和梦想,每年9月初从河南、山东、四川、甘肃等地大规模出发进疆,11月份棉花采完后又从新疆返乡。

两个月里,这些采棉工分赴新疆各棉区,几十人一队固定在几百甚至上千亩的棉田里,每天重复机械地摘棉花。今年,我省两千多名采棉工就踏上了这样的征程……

文/本报特派记者 宋磊 片/本报特派记者 邱志强

坐两天两夜火车来了,棉花还没开

9月4日上午,K1335次采棉专列从曹县一路驶向西北。

2300多名采棉工让原本空荡荡的车厢瞬间拥挤起来。到了夜里,座位上、座位底下、过道里、车厢连接处……所有空地都横七竖八睡满采棉工。

从曹县到乌鲁木齐,火车要跑漫长的50个小时。好歹一车厢的多是老乡,妇女们坐在

一起闲聊,头一次去采棉的李凤鸽姑娘急切地打听有关采棉的一切,去过几次的人说,“没啥好说的,你到了以后就知道了。”而更多的采棉工就靠打牌消磨时间。

6日上午11点,火车抵达乌鲁木齐,但这儿只是采棉工的中转站,接下来,他们被分流到奎屯、乌苏、博乐等地的棉区。

中午时分,张英杰带领的100多名东明县的采棉工坐上大巴车,赶往400公里外的乌苏市甘家湖地区的两处采棉地。

晚7点左右,工人们终于看到了广袤无垠的棉田,但并非想象中的雪白棉海,棉花开得稀稀拉拉,只有靠近田边的地方比较茂盛,而大部分棉桃还是含苞待放。

采棉工们被告知,可能还得再等几天才能下地采棉。“今年新疆很多地方连续出现低温和降雨天气,影响了棉花的生长和开花。”棉农王先生给大家解释。

“俺们来这就是为了挣钱,这无缘无故等好几天,少挣好几百。”采棉工们很失望,但只好先在一旁的平房安顿下来。

打了一星期麻将,才等到下地

在棉农闫长春的棉田,记者见到另一批来自东明县的80多名采棉工。他们9月4日晚8点多就到了,因为棉花没开,也一直歇着。

“你快帮俺们问一下老板,到底啥时候开始采棉花?俺们从家出来都一个星期了,快闲出毛病来了。”采棉工李淑芝对记者说。

旁边的采棉工也立刻围上来附和,“我们怕天冷前采不完,听说新疆冷起来很受罪。”

采棉工杨桂华说这几天闲得很,要么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打牌,要么围着棉田干转悠。“棉花老不开,我们只能自娱自乐了。”正在打麻将的采棉工董丽叶很无奈。

9日晚,棉农金海英发话:“明天抓阄分地,开路采棉花。”

10日上午9点,金海英带来的400多条采棉袋很快被抢完。随后,在田边抓阄,每人5垄,分到自己的采棉区域后,采棉工在地头赶紧做好标记。

下午,“开路”正式开始。所谓“开路”,就是在棉田的中间部分,先采下一片棉花,并拔掉植株,辟出四五米宽的路,一来方便放置装满棉花的采棉袋,二来供拉棉花的拖拉机行驶。

一株棉花半米多高,采棉工们弯下腰,或用镰刀砍,或直接上手拔,争先恐后。“闲了五六天,现在见到棉花就亲切。”采棉工董丽叶熟练地将棉花装进腰间缠着的采棉袋里。



采棉工就住在棉田旁的平房里,条件非常简陋。

不到一小时,五六百米长的路就开好了。董丽叶的采棉

袋也快装满了,“大概有十多公斤吧。”

伸手200多次只挣到1.9元钱

新疆日出比东部地区晚约2个小时,清晨6点,星星还在闪烁,采棉工们已洗漱完毕,吃完

早餐,装满一大杯水就下地了。清晨温度只有十多摄氏度,但中午升到30多摄氏度,太阳毒辣。采棉工们穿着长衣长裤,头戴遮阳帽,围巾把脸裹得严严实实。

安玉东和郭素菊夫妇并肩战斗,郭素菊左右开弓,一发现成熟的棉桃,双手跟着到位,食

指、拇指、中指快速将棉花从裂开的棉桃里揪出,放进采棉袋。

人高马大的安玉东则逊色多了,弯腰让他很不舒服,只好蹲在地上往前挪,采棉速度只及妻子一半。

郭素菊介绍,每朵棉花的重量为4到5克,这意味着采棉工们每采1公斤棉花,就要伸手摘棉200-250次。而他们每采一公斤棉花,才挣到1.9元。

上午9点,太阳灼热起来,汗水顺着额头和胸前后背往下流。而采棉工们仿佛在抢收,一个个眼疾手快,唯恐比别人慢。“大家铆着一股劲儿,采得多就挣得多。”郭素菊说。

两个孩子正是上学需要钱的时候,安玉东说,这次采棉能挣2万多块钱回去,“为了孩子,苦点累点没什么。”他一次次将采满的袋子背到路旁。

新疆的白天能持续到晚上9点多,待太阳下山,工人们才悻悻地停下手上的活,背着一天的收获,回到院子过秤。

吃完晚饭已是夜里11点,洗去疲惫,采棉工们抓紧睡觉,院子也很快安静下来。一觉醒来,等待他们的又是忙碌的一天。然而采棉生活才刚开始,未来两个月,他们都将将在疲惫和丰收的喜悦中度过。

为采棉 撒下1岁半孩子

本报记者 宋磊

新疆的夜来得特别晚,晚上8点半,甘家湖地区的太阳依旧高挂在天上,在屋后柳树下,年轻的采棉工景金霞蹲在树荫里,正和5岁的孩子通电话,“妈妈过几天就回去了,好好在幼儿园里学习,在家要听奶奶的话。”

为了这俩月能出来多挣点钱,28岁的景金霞狠了狠心,撒下东明老家的两个孩子,第一次到4000公里外的新疆采棉。

“有哪个妈舍得离开自己孩子这么长时间,何况俺最小的孩子才1岁半,还没学会说话呢,最大的也才5岁。”说着说着,景金霞的眼角湿润,流出几滴泪。

9月2日就登上了采棉专列,“从在火车上开始,每天大儿子都给我打好几个电话。”景金霞说,“每次都问我什么时候回家,什么时候给他带好吃的回去。”

景金霞说,家里的收入基本上靠他们夫妻俩在外打工。“总共四五亩地,种的粮食除了自己吃,剩下的也卖不了几个钱。趁着年轻多在外面挣点钱,以后两个孩子上学,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!”

同样是两个孩子的母亲,第四次来新疆采棉花的张春霞对孩子隐瞒了采棉的事实。她告诉记者,“现在孩子一个7岁、一个4岁,不敢告诉他们我要来这么远的地方挣钱,我骗他们说出去买好吃的,这才让我出来。”

“孩子长这么大,从来没离开过我身边这么长时间。”说着说着,张春霞的泪水夺眶而出,“现在通信确实方便,但每天只是在电话里听见孩子的声音,却看不到,我更难受,所以这次出来,我连手机也没敢拿,怕孩子总给我打电话,影响我心情。”



采一斤棉花,要伸手上百次。